

# “天底下每一个女儿不是都该这么做吗”

德清姑娘章戍从12岁起照顾瘫痪母亲，21年来笑着走出阴霾让生活重新变得明亮

本报记者王京雪

“生命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”——在浙江德清，只要熟悉章戍的人，都不会轻描淡写地把这句话当作“鸡汤”。

记者没见过章戍这样爱笑的人，甚至疑心她出生时跟世界打的第一声招呼便是“哈哈哈”。

聊起过往，33岁的章戍几乎在每段快乐或伤心的回忆之后，都缀上笑声收尾，连眼眶湿润时，也边抹泪边嘴角上扬。

即使在孩子时遭逢家庭惨变，在人生最悲伤的初中那几年，老师对章戍的印象也是“比一般孩子还乐观，喜欢笑，而且笑得很灿烂”。

她在大学里相识的爱人王开利也说：“读书时，章戍给人的印象就是开朗、爱笑，和她聊天会给你带来快乐。”

“我觉得自己的故事很平常，天底下每一个女儿不是都该这么做吗？”提到自己最近成为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“孝老爱亲”类候选人，章戍又笑起来，“都是些家庭里很琐碎的事”。

“我们是小爱，是自己家里天经地义的事，应该多宣传见义勇为、舍己为人的大爱。”王开利也这么觉得。

然而，人们依然感动于她的“寻常”故事。也许，她自家屋檐下“天经地义”的日常，更能证明一个道理：惊天动地的考验不常有，能不能日复一日“重复”做好同一件事，才是更多的人可能经历的大考。

毕竟，章戍证明，当命运突然把一个幸福的家庭抛进泥沼，当从没吃过苦的孩子不得不成为守护母亲的顶梁柱，她仍然有力量笑着走出阴霾，让生活重新变得明亮。

## “跟别的孩子不一样”

捧着盒子中的父亲，送他下葬那天，天下着雨，章戍没有哭。

“她只有12岁，和爸爸感情很好的。之前爸爸去世都瞒着我，我那时在重症监护室，她手也受着伤。”窗外昏昏暗暗，下起雷雨，章戍母亲吴小平坐在轮椅上回忆。“她性格很刚，不流泪，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一般孩子要号啕大哭的……”

2000年5月1日，章戍小学毕业前的五一假日，一家人自驾出游，路上发生车祸，父亲去世，母亲高位截瘫，章戍右臂粉碎性骨折。

6月，章戍坐在老师办公室里，用打着石膏吊在胸前的右手，配合左手，完成了特殊的考试，以德清全县十几名的成绩考进一所很好的中学。

“一开始很懵懂，很多事都不太明白。”章戍说，但她突然间懂得了什么叫人情冷暖，看到一些“有父母挡在前面时，孩子不会知道的事”。

幸好有外婆，退休年纪、该安享晚年的外婆用战斗的姿态站到章戍和吴小平身前，跑单位，跑有关部门，给失去经济来源的她们一点点争取医疗费，又和外公一起，带吴小平到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看病。

章戍在几个亲戚家漂流了一夏天，直到初中开学，住了校。

宿舍走廊里有部电话机，每天晚上，大家拿着电话卡给家里打电话，“我没有电话可以打”。章戍笑了笑，又想起同班有个女孩，每周末都是父亲来接她回家，她会开心地冲过去，“挂”到父亲身上。

以前，章戍也有个宠她的父亲——那是个会让孩子崇拜的父亲。

章戍说，爸爸是大学生，工作后又继续进修。他们家有一墙壁的书，每到暑期，爸爸给她布置的作业是每天读一章名著，晚上复述内容。

爸爸也热爱生活。经常在大清早带她爬山，在山顶一起朝着家的方向呼喊。鼓励女儿第一次独自上学后，他会拿相机拍下妻子在阳台上目送女儿背影的照片。



章戍与王开利穿着硕士服与章戍母亲吴小平合影。

(受访者供图)

章戍最近想起的片段，是家里装上空调的那个夏日，爸爸把一个大西瓜放进脸盆里泡凉，一家人坐在空调下分西瓜，真是惬意。

“一切都不一样了。”她说。后来，母亲终于从医院回家，章戍恢复走读，外公外婆搬来和她一起住。她家离学校近得只隔了堵墙，怕章戍在学校食堂吃得不好，每天中午，外公外婆会把烧好的菜从外面递进学校。

## “爸爸的花儿落了……”

吴小平状态不稳定，不时要住院，也一直陷在绝望情绪里。“头几年，我真的每天都在哭。怎么办？动也动不了，医药费也没落实，女儿还这么小，常感到活不下去了，想过把小孩送给人家。”

刚进初中的章戍，开始学着照顾母亲。“外婆说最苦的还是妈妈，本来健康爱美的一个人，现在连吃饭喝水都不能自理。妈妈这个状态，外婆很辛苦，我能做的就尽量自己做，家务嘛，也没什么难的。”

初中同学蔡丹萍曾在章戍家里借住，记得章戍每天帮母亲刷牙漱口、喂水喂饭、按摩、擦身、换尿布。“她过去没干过什么家务，刚开始也只能给外婆搭把手，慢慢一点点做起来，日复一日。”

章戍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，烧水，给母亲翻身擦身。放学回来，给母亲读书，讲讲外面的事。吴小平睡觉每隔两三小时需要翻一次身，平时靠外婆，周末换她来。

在身体和心理双重痛苦下，吴小平有时会“戍戍、戍戍”地叫，有时会哭着说不要活了。“我也陪她哭。心情不好时，也斗两句嘴，说你真没了，我变成孤儿你就放心了？妈妈马上就安静了！”章戍哈哈笑着回忆。

在学校，章戍是班长，组织能力强，性格开朗。语文老师张琴英记得，从开学报起，章戍就是个笑呵呵的孩子。“如果不是她外婆说，我们一点都看不出她家里的变故。老师们想多照顾一下这孩子，但她好像不需要，说我没关系的。”

语文课上，讲到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，文末那句“爸爸的花儿落了，我也不再是小孩子”让张琴英一下想到章戍。

“她在作文里写了自己怎样照顾妈妈的心路历程。我把这篇作文当范文在班里读，是含着泪在读。她也是‘爸爸的花儿落了’，一下子长大了。”

可是，苦难能在瞬间完成，成长却不能。有时候，章戍“心里有一种愤怒”。在好友蔡丹萍眼里，那时的章戍在懂事和叛逆间摇摆。

她的成绩退步了，对学习说不上用力，喜欢听周杰伦的歌，埋在小说和漫画里躲避现实。有段时间，她爱看《哈利·波特》，看孤儿哈利在很多人陪伴鼓励下成长。

她也做过一些“不太想回忆的傻事”。例如，下雨天，跑去淋雨；在深秋，用冷水往头上浇。“章戍的同学打电话告诉我，我去学校看她，她心里痛苦，但什么也不说。我们想，她这样是因为送走她爸爸时，天下雨了……”章戍的外婆说。

在章戍家住时，蔡丹萍每天晚上都看见章戍在写东西。“她不跟别人说，总是嘻嘻哈哈的，一个人时就写下来。其实，她是从叛逆期走出来，把家里责任一点点背起来，才成为今天任何困难也打不倒、对生活无所畏惧的章戍。”

但即使在最叛逆时，章戍也在帮忙照顾妈妈。有几年过年，赶上吴小平住院，她都跟外婆一起住在医院陪护。她总是跟吴小平说：“你活着，我至少还有妈妈，还有个家。”

“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外婆。”章戍后来知道，车祸后，医生曾告诉外婆，吴小平最多能再活7年。“就算这样，外婆也不放弃，下定决心，要让妈妈好好活下去。她那种坚强和全身心的付出，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无私的爱，什么叫责任。外婆对我，也许有些事顾不上，有些感受不理解，但你能感觉到她的关心和爱护。”

外婆的言传身教，让章戍懂得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无论别人说什么，亲人就应该互相依靠，绝不放弃。

## “你养我长大，我陪你到老”

“不是看到什么，碰到什么，就忽然顿悟、忽然好了。”谈到妈妈和自己怎样走过情绪低谷，章戍又笑起来。“那是很缓慢的过程，是一天一天努力把日子过好。后来他们问我，什么力量支撑你走下来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就是每天的积累。”

车祸至今，一晃21年。章戍长成人，性格中快乐的底色，始终鲜明。“我会想办法，怎么样让妈妈开心，怎么样把生活过好。不要放弃，要在日常生活里积累快乐。”

大概高中时，章戍给母亲做了个“汤勺手套”，把勺子固定在带子上，带子套到手上，吴小平就可以靠手臂微弱的力量自己吃饭。“自己吃味道好一点，人家喂，有时候不知道快慢。”吴小平说。

章戍还用反光镜做了个支架，方便母亲躺着看电视、看书。

每年吴小平过生日，章戍都要买上蛋糕、礼物。“庆祝我们又度过了有意义的一年！”她笑着说生活需要仪式感，“希望妈妈感受到这些微小的幸福，一点一滴建立对生活的希望。”

“我女儿跟同龄人比，受了好多苦，也很坚强。”吴小平说。“她从不抱怨。高位截瘫的人大小便不能自理，要挤小便、挤大便，有时候大便拉不出来，甚至要用手抠。她不厌其烦给我做这些。晚上睡觉，她起来好几次给我翻身。21年了，我没生过褥疮，有的人躺几年就要生的。”

“想到女儿，心里很温暖。她总希望我能开心。”吴小平轻轻笑了，“她上次给我买了个智能音箱，喊一声就能听音乐、打电话，不用别人帮忙了。”

2006年，章戍考上浙江农林大学。学校在杭州，她每周都坐车回德清，回外婆和妈妈身边。

在外婆眼中，一直笑呵呵的章戍是在上大学后，才真正从伤心中走出。“她成绩越来越好，学习越来越努力，入了党，经常拿奖学金，还拿了很多荣誉证书回来。我们完全放心了。”

之后，章戍考上研究生，读研期间，遇到现在的爱人王开利。

2013年，硕士毕业前夕，章戍带着男友回德清。他们穿上硕士服，推上吴小平，叫上外公外婆一起出门拍了一圈合影。这些照片，像章戍人生新篇章的序言。

毕业后，王开利放弃去大城市发展的计划，随章戍一起来到德清。如今，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。

吴小平说从没想到自己人生里还能有这样一天。“最难的难关过了，现在看看女儿、女婿、小外孙，确实很开心。医生说我最多活7年，我已经活了21年了！如果没有女儿，不能活到今天，很难说。”

“你养我长大，我陪你到老。”这是章戍跟母亲说过的话。“人生的际遇谁都想不到，我跟妈妈说你要好好活下去，看看明天的精

彩。”这样说着，章戍又一次爽朗地笑起来。

## “孩子会看着你……”

“我是被章戍吸引到德清来的。她性格这么好，我们遇到不容易。”王开利是山东人，和章戍恋爱前，他的人生规划是毕业后去北京打拼，也可能留在杭州，就是没想过会来到远离家乡的一个小县城。

他还记得第一次走进章戍家门，看到轮椅上的章戍妈妈和外公外婆时的心情。“我知道她家情况，做过心理准备，但真正接触后，还是没想到我爱的人身上的担子会这么重。章戍当时跟我聊，说假如你不同意我也不怪你，她都把话讲到这个程度了，那我更不能退缩，还是要跟她一起，撑起这个家。”

在王开利眼里，面对家里的担子，章戍有的不是一瞬间的勇气，而是几十年不变的全心全意。“我一直觉得，是她乐观向上的性格，推着她往前走，没有被困难压得喘不过气，自暴自弃，或者背弃家庭，只顾自己。”

章戍有了幸福的小家，也给母亲请了住家照顾的阿姨，但她还是几乎每天都要去妈妈那边探望。阿姨在的话，看看有没有要帮忙的；阿姨不在，就住下来，照顾母亲。

“我们最头疼的就是保姆接不上趟，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发生。”王开利说，“最辛苦的是周六周日，过年过节。过年保姆要回家，周末我工作比较忙，可能在加班。我老婆两边跑，照顾完她妈妈，回家小孩子也要闹着找妈妈，她已经很累，想倒头睡了，还要哄小孩。”

“她不抱怨，在外面总是展现快乐的一面。”但王开利也见过妻子的脆弱，见过她哭着说想爸爸。

去年，章戍外婆摔了一跤，到杭州住院。章戍和舅舅轮班照顾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去杭州照顾外婆，第二天再返回德清上班。听外婆提起这茬，她在一旁嘟囔：“应该的呀！我的外婆嘛……”

有时候，章戍会开玩笑地说自己是一家人“老弱病残”，但苦中有乐。“苦吃过了，就尽自己能力，把责任担起来。”

回头看走过的路，章戍觉得家中变故让自己有了很多感悟。

她非常珍惜自己的家，“发自内心的喜爱家庭和家人”。

她很早便发现人与人的不同，发现曾亲近的人在自己家遭遇变故后不同的面孔。“长大的过程里，自己也是慢慢分辨，重新树立起认知，决定自己要做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这样的人当然懂得感恩。“我并不是完全靠自己走到现在的。”章戍说。她感激爱护自己的家人；感激出事赶到家中，认她当干女儿、认吴小平当妹妹，自此一直关心她们的爸爸生前好友；感激读大学时赞助自己学费、生活费的升华集团；感激这些年里，很多人的关爱。

王开利说：“这些年，我体会比较深：意外有可能打败一个家庭，但章戍这种积极向上、乐观面对的性格和态度，必然能把家人从阴霾中拉出来，最后一定会守到云开雾散。”

“而且她也感染了身边的人，言传身教对两个小孩子影响深远。”王开利补充，“小孩去外婆家，有东西先给外婆吃，也会学妈妈给外婆捶捶腿、敲敲背。小孩子会看着你，你怎样对老人、对家庭，他们以后也会按照你的方式对待别人。”

“再过两年，我的年纪就超过爸爸了。”现在，章戍偶尔还会梦到，那场车祸是假的。醒来后，她会恍惚半天。命运并不公平，但生活也不糟，只要努力，还有好日子在前面招手。

小时候，章戍曾经带着妈妈和自己的照片，一个人偷跑去墓地，“那时候，会说希望爸爸回来。现在的话，会让他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妈妈，请他保佑我们。”

参考消息  
cankaoxiaoxi.com

# 《参考消息》数字报 正式上线！

